

国风文丛·湘鄂卷

渚青沙白

主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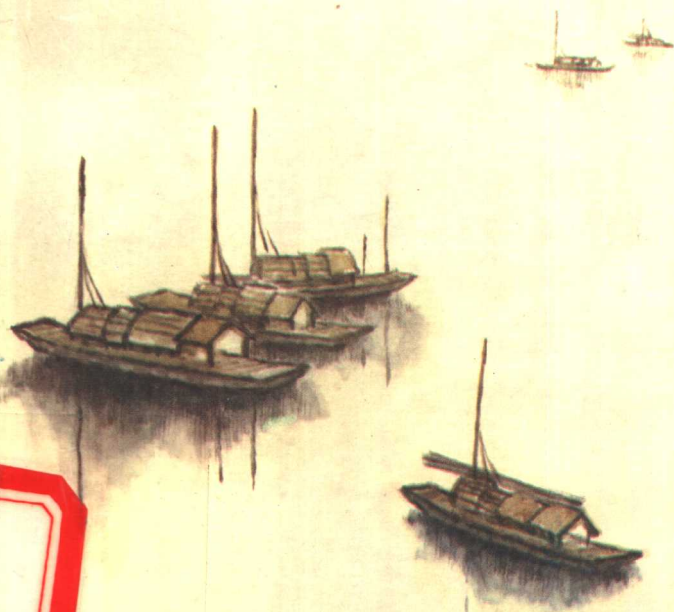
汪曾祺

分卷主编

韩少功

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



国风文丛
湘鄂卷

渚青沙白

主 编 汪曾祺
分卷主编 韩少功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风文丛·湘鄂卷: 渚青沙白/汪曾祺主编; 韩少功分卷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1996

ISBN 7-5001-0437-5

I. 国… II. ①汪… ②韩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1559 号

出版发行/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

电 话/66168195

邮 编/100810

责任编辑/徐小美

责任校对/李 鲜

封面设计/常燕生

排 版/五一照排厂

印 刷/北京振华印刷厂

经 销/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规 格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/8.625

版 次/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/1998 年 1 月第 1 次

ISBN 7-5001-0437-5/I·45 定价 12.80 元

总

序

汪曾祺

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“国风文丛”？无非是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、山川景色、乃至瓜果吃食而已。对读者说起来，可以获得一点知识，增加一分对吾土吾民的理解和感情，更爱我们这个国，而已。

中国很大，处处不乏佳山水。长江三峡、泰山、黄山、青城、峨嵋……的确很美，足为“平生壮观”。除了自然景观，还有众多的人文景观。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有山必有庙，庙多宏伟庄严。四大道场，各具一格。道教的山，比起佛教的山似稍逊，因为道教的神本来就比较杂乱。我在国外似乎见到人文景观较少。故宫、颐和园令外国人称赞不置。像网师园那样的苏州园林几乎没有。把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，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特点。

中国人很会写游记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三峡：“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、略无阙处；重岩叠嶂，隐天蔽日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”，把一个绝大的境界用几句话就概括出来了，真是大手笔！柳宗元《至小丘西至小石潭记》：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日光下澈，影

布石上，怡然不动；俛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”用鱼的动写出环境的静，开创了游记的新写法。柳文之法成了诗文的一种传统。能继承酈道元的传统则很难，没有这样大的笔力。

当代散文延续了古典散文的余绪，有些是写得很好的。这套丛书的一些篇可以证明。

华夏诸神的神际关系很复杂，很乱。如泰山碧霞元君，一会儿说她是泰山神的侍女、女儿；一会儿又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，又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妹妹。她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东岳大帝，成为泰山的主神。关云长的地位不断提升。他在黄河以北一直做到“伏魔大帝”，但没有听说像华南那样是财神。关云长和发财不知道怎么会拉扯在一起。沿海几省乃至东南亚敬奉的妈祖，北方人对她却相当陌生。黄河以北有些城里有天后宫，天后是不是就是妈祖，很难说。北方比较重视城隍。属于城隍系统的官员有城隍——土地——灶王。有的地方在城隍以下，土地以上，还有个级别在两者之间的“都土地”。这一官列的干部大都有名有姓，但其说不一。拿城隍来说，宋初姓孙名本；明永乐时是周新。灶王也有名有姓，《荆楚岁时记》说此公姓苏名吉利，妇姓王名搏颊，但是民间却说他叫张三。北方俗曲云：“灶王爷本姓张”，他好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钻进了灶洞，弄得脸上乌七抹黑。我不想劝散文作家对民间神祇作一些繁琐的罗列考证（那本是一篇胡涂帐），但是建议写地域散文的作家从民间文化的角度，审视这些无稽之谈所折射出来的心理文化质素，这不是简单的事。比如妈祖是海的保护神，这是无可怀疑的。海之神是女性，顺理成章。但

是山之神碧霞元君却也是女性，是很耐人寻味的。民间封神的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是女权主义者。

与神鬼佛道有密切关联的是过年过节。各地年、节互有异同。如送灶，各地皆然，但日期不一样。北京是腊月二十三，我们那里则是二十四。军民也不一样，“军三民四龟五”。没有人家是二十五送灶的，这等于告诉人这家是妓女。过年是全国的假日，自初一至初五，不能扫地，也不能动针线。这可使辛苦一年的妇女得到一个彻底的休息，用意至善。对孩子来说，过年就是吃好吃的。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北方过年大都吃饺子，“好吃不过饺子，舒坦不过倒着”。不过不能顿顿吃饺子，得变变花样。东北人的兴奋点是“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，初三的饺子往家攥”。从北京到厦门，都兴吃春饼，以酱肉、酱鸡、酱鸭、炒鸡蛋，裹甜面酱、青韭、羊肉、葱、炒绿豆芽，卷而食之，同时必有一盘生萝卜细切丝。过年吃脆萝卜，谓之“咬春”。春饼很好吃，“咬春”的名字也起得好！正餐以外有零吃，花生、葵花籽、柿饼、风干栗子。北京家家有一堂蜜供。不到初五，供尖儿就叫孩子偷偷掰掉了。我们那里家家有果盒，亦称“盖盒”，漆制圆盒，底层分好几格，装核桃云片糕、“交结糖”、猪油花生糖、青梅、金桔饼、荔枝干、桂圆。这本是待客作茶用的（故又称“茶食盒”），但都为孩子一点一点拈到嘴里吃掉了。

过节各有时令食品。清明吃槐叶凉面、荞麦扒糕。依次为煮螺蛳、“喜蛋”——孵不出壳的毛鸡蛋；紫白桑椹、枇杷（白沙）、麦黄杏；粽子、新腌鸭蛋、炆白蝦、黄瓜鱼、碎鳖（即花蛤）；藕、莲蓬、煮芋艿、毛豆、新蚕豆、菱、

水晶月饼（素油）、臭苋菜杆、鸚（一种水鸟）、烧野鸭、糟鱼；最后为五香野兔、羊膏（山羊大块连皮，冻实后切片）……这些都是对于旅居的游子的蛊惑，足以引起对于童年生活的回忆。地域文学实际上是儿童文学，——一切文学达到极致，都是儿童文学。

搞地域文学都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，——语言。中国地大山深，各地语言差别很大，彼此隔绝，几乎不能成为斯大林所说的“人类交际的工具”。福建的大名县召开解放后第一次党代会，台上的翻译竟有七个！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，刻不容缓。这也影响到文学。现在的文学都是用普通话写的，但这是怎样的普通话？张奚若先生在担任教育部长时曾说过：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。文学语言不是莫里哀喜剧里的一个人物“说了一辈子散文”的那种散文。散文的语言总还得经过艺术加工。加工得有个基础，除了“官话”，基础是作家的母语，也就是一种方言。作家最好不要丢掉自己的母语。母语的生动性只有作家最能体会，最能掌握。文丛中有些散文看来是用普通话写的，但“话里话外”都还有作家母语——方言的痕迹。这增加了地域的色彩，这是好事。普通话是“以北方话为基础，以北京音为标准音”的，从历史发展看，“官话”有一个不小的问题，即入声的失去。入声是怎么失去的？周德清以为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。“派入”，有点人为的意思，谁来“人为”了？这变化恐怕还是自然形成的。没有入声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唐宋以前的诗词是有入声的。没有入声，中国语言的“调”就从五个（阴、阳、上、去、入）变成四个（阴阳上去），少了一个。这在学旧诗词和写旧诗词

的人都很不便。老舍先生是北京人，很“怕”入声，他写的旧诗遇有入声，都要请南方人听听，他说：“我对入声玩不转”。我听过一段评弹：一个道士到人家做法事，发现桌子下面有一双钉鞋，想叫小道士拿回去，在经文里加了几句：

“台子底下，
有双钉靴。
拿俚转去，
落雨著著，
也是好格。”

“落雨”的“落”、“著著”的“著”都是入声，老道士念得有板有眼，味道十足。如果改成北京话：“把它拿回去，下雨天穿穿，倒也不赖”，就失去原来滑稽的神韵了。我觉得散文作家最好多会几种语言，至少三种：一普通话；二母语；三母语以外的有入声的一种方言，如吴语、粤语，这实在相当困难。但是我们是干什么的？不是写地域性文学的作家么？一个搞地域文学的散文作家不掌握几个地区的语言，就有点说不过去。

写散文，写地域性的散文既可使读者受到诗的安装，美的浸润，有益于入，对自己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。我觉得写这样的散文是最大的快乐。不知道文丛的作家以为如何。

是为序。

1996年4月15日

序

韩
少
功

久违的朋友陈建功年初来信，从旁劝说我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主编《国风文丛》的湘鄂卷。我知道自己不是干这一工作的合适人选，又不忍让朋友失望，只得勉强应承下来。

其时我的母亲身体状况已经不好，不久后住院留医，需要亲人日夜看护，使我本来就较为忙碌的日子，更加紧张起来。为了尽可能不耽误此书的出版，我约请两位朋友协助：一是蒋子丹，湖南作家，负责组织湖南部分的稿件；二是方方，湖北作家，负责组织湖北部分的稿件。感谢她们热情而繁琐的工作，到四月初，这本书渐渐有了轮廓。

我们对征集到的稿件进行了比较和筛选，对个别明显受到特定历史时期里政治污染的词句给予了技术处理，尽可能地兼顾了作品题材的覆盖面和作家的代表性。可以肯定，由于我们的见识有限和材料缺乏，还有一些适合编入此书的佳作遗漏在我们视野之外，伏下了来日里的遗憾。

此书齐稿之日，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。在经历了一次

又一次的病情反复之后，她最终在与死神的抗争中，静静地睡了过去，冷却了身上的体温和我从孩童时期就熟悉了的气息。她在海岛上火化，然后由我们子女将其骨灰送往家乡，与我父亲以及一位没有后人的姑姑合葬。我们在一片濛濛细雨里，在一座新坟旁，栽下了两棵松树。我的前辈在这里可以听到树林中的鸟语，可以远眺湘江，还有长沙市郊的一角。

我的母亲出生在湖北，在湖南生活了大半辈子。现在，她终于返回了她从中汲取生命和梦魂的六千里大楚之地，可以安息了。

我不知道叶落归根的说法有没有道理，有多少道理。我只是遵从中国人的常规让母亲魂归故土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她的这种回归早就开始了。大约是四十多岁以后，她的口音越来越退回老家话了——而她以前可以说相当不错的普通话；她的口味也越来越退回老家的酸和辣——而她以前可以广泛适应江浙菜、北京菜乃至西餐。她似乎正在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，进入一种以故乡为终点的文化归途。在她晚年脑子有些糊涂的时候，她甚至不论在海口还是在广州，总是误以为自己是在湖南老家，总是说她住地的左面，有一家长沙颇有名气的酱园，卖着很好的腐乳，让我啼笑皆非。

我怀疑我老了以后也会是这样。我怀疑任何人老了以后也会是这样——越来越顽强地回归自己的生命之源。

我们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，无须对文化的地域性积累过分地固守。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，正在卷入范围越来越广阔的文化融汇，但我们无论走出多么远，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流，直到有一天突然涌上我们的心头，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。

回望故乡，是每一个人自我辨认的需要，也是远行的证

明。

这本小书，便是给人们一个回望的小小窗口——尤其是给煌煌大楚的千万后裔，千万游子。作为个人，他们都行将老去。但作为一个族类，他们永远年轻于旅途。

一九九五、五于海口



□总序	汪曾祺 (1)
□序	韩少功 (7)
□龙山	蒋牧良 (1)
□在长沙	蒋牧良 (12)
□凤凰	沈从文 (21)
□沅陵的人	沈从文 (38)
□常德的船	沈从文 (52)
□朝“武当”	臧克家 (63)
□南行杂记	叶 紫 (68)
□长江三日	刘白羽 (80)
□乡思的朝和暮	杨 沫 (90)
□香溪月	杜 宣 (102)
□荆南散记	碧 野 (107)
□香溪	蒿 子 (115)
□老黄陵庙记	齐 克 (120)

□昭君村情思	齐 克 (130)
□湘西猛峒河	谢 璞 (140)
□秋读炎陵	李元洛 (147)
□芷江行	李元洛 (152)
□去边城	弘 征 (158)
□私塾	弘 征 (163)
□赤壁秋月	王维洲 (170)
□汉味三吃	周翼南 (175)
□国酒之饮	罗维扬 (184)
□随州话	罗维扬 (193)
□湘潭人嚼槟榔	聂鑫森 (196)
□这一座古城	聂鑫森 (200)
□侗家情歌	骆晓戈 (205)
□乡愁	蒋子丹 (215)
□湘南访女书	方 方 (222)
□梦里几回去洪湖	方 方 (227)
□在武汉过夏天	方 方 (235)
□山城小世界	刘舰平 (241)
□落难	刘舰平 (251)
□片石苍茫	王开林 (255)

龙山

蒋牧良

蒋牧良（1901—1973），湖南省人。原名蒋希仲，笔名池沛，敏士，牧良等。解放前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十年》、《砒砂》、《夜工》、《强行军》、《老秀才》及中篇小说《早》，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散文和杂文；解放后除写作外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湖南省文联副主席，作协湖南分会主席等职。

龙山是我们湖南一个二等名山。位置在宝庆和湘乡的交界处。宝庆府志有一段唐朝孙思邈在这山里著千金方的记载。据一般传说，山上那个首峰——岳平顶，是与衡山的祝融回雁两峰齐高得名的。乡里人形容着说：

“四十六面龙山，半在天外半在人间。”

可是这地方我没去过。

今年春季回到了故乡，有位老朋友君石对我说：

“克明现在在龙山养肺病，想来看你，可是他不能走。”

提到克明，我就记起了十来岁时共板凳念书那个圆睛白皮的小胖子。没有迟疑的答道：

“啊，他害了肺病？这……这该我去看他才对！什么日子我们

同去？……老实说：我还想搭着看看山哩。”

一个晴和的日子，我和君石起身到龙山去。

九点钟左右，我们到了少狮峰。——这是一座峻峭的高峰，比起岳平顶来，逊不了多少色。可是一点也不像狮形，倒像匹伏在地下卸载的骆驼。龙山的山脉，本来就和水浪子一样起伏着，一到离少狮峰不远的地方，格外显得崎岖挺拔，冒出这个狮头之后，（许多人都指那高岗叫狮头）又矫健地向北拐去。

从南边的山峡里泻出一条小涧，紧抱着少狮峰的山脚。两岸尽是岩石，水势急湍。沿山涧十步或二十步的急水滩头，有些纺车大小一座的筒车。^①可是车上没装着水勺，不像用来灌田的。岸边石板上另外安设一节装有长柄的木材。水力激着车轮，使木材自动地在石板上摩擦。还有许多磨米磨糠的水研春，都是一样安设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这地方有了一架大大的发动机。

我刚想要问问这些筒车怎么不装水勺，君石可比我先开口：

“你看了不认得吧？——这是香车子。”

“香车子？我还以为是小筒车。”

“哈哈……筒车在这地方有什么用处？”君石笑了起来。“山里的人没田种，土里可用不着多灌水的。”

我看看两边，果然没有田。君石就详详细细说出香车子是借水力把木料磨成细粉，收集起来做线香，子午香，檀条香……这一类东西的原料，算是山里人的一种出产。

^① 木轮上装置许多舀水筒，置急水滩头，使自转动，用以灌田。

我们一面说一面走，从一座小木桥上横过这条山涧，到了少狮峰去飞水洞的路上。君石抬一下头：

“唔，上岭了，我们预备。”

他脱下夹袍子来横搭在肩上，我也把裤脚边子卷得高高的。

路——不过二尺来宽，从一些蒙茸的乱草和柴薪中间扭上去，像个草写的之字。一到极陡的地方，要攀着柴草才爬得上。气喘得急起来了，我俩张开嘴巴，悄没声的在坡上攀援着。

大约走了七八里路，到了少狮峰的山腰里。君石向左边拐一拐弯，路就成了横的，对一座挤密的竹林里扑去，身上沁出汗水，衣服粘在皮肉上怪难过的。

竹林里没有少狮峰那么多柴草，老竹的新叶长成了，嫩竹正在开着枝。懒黄黄的太阳打竹梢上洒下来，把地下映成千百万个三角叉，在纵横的晃荡着。湿潮潮的落叶上，还有些露水滴，脚步踏上去，听得擦呀擦的响，整个林子里发出一股泥土香来，闻到鼻子里，使你觉得全身都要轻松些似的。

“呀，坐一刻吧，”君石停在山凹里一个石墩子边上说。“爬山真不行，我们比起山上的人来，连一个老太婆都不如。”

他翻起夹袍子的衣襟来擦把汗，一屁股蹲在石墩子上，两手捧着脑袋。我透过一口气，问：“还有多远——到飞水洞？”

“远倒……翻过这座竹山就瞧得见了。”

我坐到君石隔边的地下，想来抽一枝烟，刚刚擦燃自

来火，忽然上面有个女人压尖着嗓子喊：

“这地方坐不得的，这地方……我们要放竹了。”

我和君石赶急闪到右边一个坂上，还没坐下，上面就有许多去掉了枝子的绿皮嫩竹，接二连三的向凹里射来，不到一杯茶久，百十条死蛇似的嫩竹，在凹里躺拦一地的。

我正想瞧瞧山上有多少人，猛听得屁股背后有阵脚板响：一个二十零岁的女人，从山脊梁上赛跑似的冲下来。她左膀子底下挟着三尺多长一截树，右手拈把镰刀^①，在这些凸头孔脑石子上，踏着平地一样的飞奔着，等到她插过我的身边，才发现她背上还有个字纸篓一样的竹篓，里面装个岁把的小孩，在吃山茶泡^②。她的髻子上，插着几朵新摘来的燕山红。

一到凹里，她就把挟来的那截树蹿到地下，像板鸭店里的斩砧似的用镰刀在上面砍着嫩竹，断成一节一节的。她的臂膀蛮有力，一刀下去，嫩竹就成了两截，刀子还砍在树上站得稳稳的，可是头脑子上沁出汗来，这么三月里的天气，只穿着一层破烂的单衣，还时不时把衣袖在擦那酱油色脖子上的汗。

“龙山的男子汉呢，怎么要让女人来干这些事？”我歪一下脑袋向着君石说。

他把下巴朝我的背后一翘：

“哪，不是打那里来了么？”

我回转头去，并没有瞧见什么男子汉，只有两捆已经劈成小块的嫩竹，打我们刚才走过的地上向这儿移来。每

① 专用砍竹的刀，背厚口圆，极其锋利。

② 春季茶树上结的一种水泡，味微甜。